

朋友之交

□ 张建云

家 风

“对谁都是朋友,实质对谁都不是朋友。”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朋友的论断。看后我一惊,多年前我甚是得意,手机通讯录有几千个联系人,每天应酬要跑好几场,全国各地皆有朋友接待。于是,就与人家吹嘘自己胜友如云。看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后才明白,我那些所谓的朋友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朋友,而是一场风吹易散的虚荣。那些年里,我在热热闹闹、言不及义的朋友圈里失去很多。

德谟克里特说:“连一个高尚朋友都没有的人,是不值得活着的。”这倒是大实话,没有谁不想有个高尚的朋友,但自

己不高尚怎么能有高尚的朋友呢?

人在年少时所接触的人,决定着人生的走向和学习。如何与“好孩子”玩,而摒弃“坏孩子”,是一生的必修课。这也是孔子“见善如不及,见不善如探汤”的道理。人对环境的改造不容易,但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容易。每个人的成功,都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优秀的人,每个人的堕落也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堕落的人。

一个孩子在上中学的时候是形成“三观”的关键节点,这个时候如果被人带坏,麻烦就大了。但中学的“三观”除了受家长、老师和社会的左右外,小学时

候的观念和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。所以,与其多花时间给孩子找家教和辅导班,不如多注意孩子身边的玩伴和朋友。

有观点说,孩子最要好的6个同学,把分数加起来一平均,就是孩子的分数。孩子身边有几个正能量的朋友和同学,父母便可减少对孩子的操心。因为朋友的影响,往往甚于家长的教育。

教会孩子交朋友,对孩子的学习、生活,乃至长大后的事业发展都有益处。人的一生是离不开朋友的,如何交朋友和被朋友交,是决定生命宽度的大事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不等

□ 郭华悦

生 活

有些人的生活,是由一个个“等”字串联而成的。

等一个人。这个人,可能是亲人,或许是挚友,或许是另一半。那个人为什么还不过来?单是这个念头,就足以让人的脑海里,生出千万种奇奇怪怪的白日梦,其中可能是忧伤,可能是暗喜,也可能是惊悚。

对这样一个人的等待,往往伴随着对现状的否定。为什么非要等这个人?没有这个人的现状,无疑是欠缺的,令人无法从心底生出满足来。唯有等到这个人进入自己的生命,日子才算圆满。于是,就开始了漫长且充满悬念的等待。

等一件事。会让人心生期待的事,大多是好事。比如一个人在人生的长河里,忙忙碌碌地奋斗了漫长时间,可越接近目标,心中就越容易按捺不住地生出等待来。等一件事,也是等一个结果,来给自己长期以来的努力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若这样的结果未能如约而至呢?当事人的心中,难免患得患失,郁郁寡欢。这样的等待,其实有着另一层潜台词。没有结果,未获肯定,那之前的种种努力与奋斗,都是徒劳的。唯有等来了结果与肯定,人生才算值得。

一个人的生活里,若是有了太多的等待,往往背负的包袱也就重了。人生,

看似是自己的,实则难自主。快乐不再是任由自己做主的招之即来的东西。相反,自己的人生快乐与否、值不值得,取决于各种无法预知结果的等待。

可见,等待有时源于不自足。因为觉得生命有欠缺,需要由另一个人来填满。或者,自己无法从努力的过程中,从挥汗如雨的奋斗中,挖掘出专属自己的快乐,反而将这样的快乐寄托在外界的肯定上。于是,便有了饱含不确定性的等待。

有时,比起等待,不等的过程或许更值得我们品味。

——摘自《肥东晚报》

说履

□ 许锋

文 苑

履,有走的意思。走,靠双脚,故需要“立脚点”。踩到地上,走得稳——也要分什么地,石子路,砾脚,泥泞路,会深一脚浅一脚;踩到虚浮之处,整个身体摇摇晃晃;踩到悬崖绝壁上,胆战心惊;踩到半空——踩着空气,那是孙猴子才能游刃有余的事情。

青年人走路,要走得稳并不容易,路边的风景太多,由不得不看,一分神,容易跌倒;老年人走路,要走得稳更不容易,走了一辈子,满以为熟门熟路,绝不会犯错误,一大意,脚下一滑。

路,有马路,有人生路。前者,人天天要走,看得见,摸得着。后者,人也要天天走,看不见,摸不着,心里要有。心里有,脚下便有,大步流星,面向未来。怕的是心里无,有的心里荒芜,尽长荒草;有的心里阴暗,眼里无光;有的心无斗志,得过且过。

脚下有路的人,找得到家;心里有路的人,找得到故乡。能将两条路合二为一的人,找得到远方。

自然,到达远方,不大容易。一个人行稳致远,靠的不是运气,是“稳”,“稳”

靠什么?德。无德之人无友,无友,便无助,无助,便无爱,无爱,四面楚歌,寸步难行。

故人生在世,首要立德,立德树人,不是虚话。

德之基,为履。履,是践行。履之前提,为德。有德之人,家是温暖的港湾,故乡是一根红头绳,远方富有无限的诗意。

一个人,去得了远方,说明他得道多助;回得去故乡,说明他没有忘本;回得去家,说明他心里坦荡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沉睡的良心

□ 刘荒田

社 会

马克·吐温为“理想生活”列了三个条件:真诚的朋友,美好的书籍,沉睡的良心。前两个好理解,最后一个值得讨论。为何在令人向往的幸福日子里,良心最好“沉睡”呢?如此说来,良心作为私人品德的守护者,公序良俗的看门人,不可能全知全能,永不下岗,全天候地执行任务。

如果遇到以下状况,它会猛地惊醒,走上哨位:遭遇抉择。比如,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倒在地上,车站发现扒手把手伸

进别人的口袋,马路旁边一个没了手脚的人在乞讨。

如果你认为第一个案例是碰瓷;第二个案例太复杂,高声呼喊虽可引起注意,但会把祸水引向自己,遭扒手的团伙报复;第三个案例,你认定乞讨者是伪装的,于是你掉头不顾,“良心”按兵不动。

或者,你什么也没想,就见义勇为,良心成为可贵的本能,以上二者,都不会制造内心的不安。

问题是未能免俗,老在“两可”

“两难”间举棋不定,怕上当,又怕受警醒着的良心谴责,天人交战,难免吃苦头。

不能不省悟,良心如果“沉睡”,实在是福气,这一状况意味着,内心拥有至为难得的平静、平衡。没有战争,坦克的履带干净,火箭的发射架沉默。没有辗转反侧,安眠药瓶的盖子没动。没有犯罪,牢狱冷冷清清。

所谓“平生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心不惊”,这“心”就是因自信而酣眠的良心。
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点 滴

祈祷与跋涉

□ 杨无锐

孔子病重。子路为他祈祷上苍。孔子问子路有无此事。子路说有,还给孔子念了祷文。

孔子说,大可不必,因为我“祷之久矣”。“祷之久矣”的意思是,他此生的一言一行,都是向上苍的祈祷。他对上苍有的只是无须报偿的持久的忠诚。怀有这种忠诚之心的人,不必等到需要报偿时才采摘芳草、献祭祈祷。他行到每一处,采到的每一朵花,都是献祭,都是祈祷。

曾子病重,他在弥留之际对弟子们说:“你们看看我的脚,看看我的手,看看它们有没有破损。我一生如《诗》所云,‘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,辛苦地守护生命,使之免遭败坏。从今以后,我就可以解脱了。”

曾子几乎不曾谈论死后世界。但他确乎把此生生活看成艰难的跋涉。他得艰难跋涉,才能守住生命。守住生命,不只是活着、生存着,还要让生命免遭败坏。因为这生命似乎并不完全属于他,他只是暂时照料。他的艰辛照料,是向某个看不见的归处致敬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着力即差

□ 明月

“着力即差”,是苏东坡临终时的遗言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凡事太过用力就落了下乘。

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,动作太过用力,就会僵硬、笨拙,不连贯、不流畅。跳舞,你太用力,舞姿就难以行云流水;滑冰,你太用力,身体就难以行动自如;穿针,你太用力,手就会因颤抖而难以把线穿进针眼。

动作不能太用力,心也不能太用力。动作太用力,会弄巧成拙;心太用力,会事与愿违。一个人太用力,就是心念太盛、贪欲太强,一个不知满足的人永远得不到满足,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往往难以得到幸福。

你看,自然界的一切,不刻意、不强求、不急迫:花,就那样自然地开;草,就那样自然地长;风,就那样自然地吹;水,就那样自然地流。不做作、不造势,不着痕迹,行云流水,浑然天成。

人应该从自然界中悟到点什么,让自己“自然”的成分多一些,努力去克服自身什么都想“着力”一番的贪婪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